

西南 大动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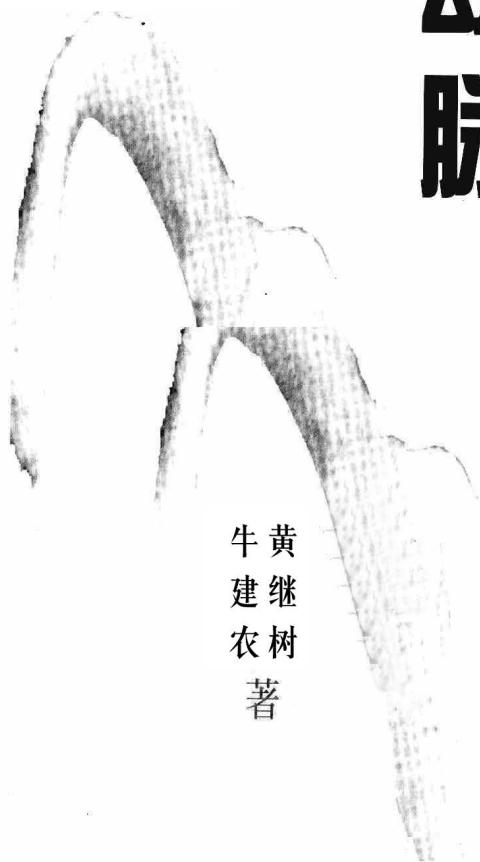
黄继树
牛建农 著

南—昆—铁—路—三—重—奏

漓江出版社

昆
铁
路
三
重
奏

西南 大动脉



黄继树
牛建农 著

漓江出版社

西南大动脉
——南昆铁路三重奏
黄继树 牛建农 著

*

漓江出版社出版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 159-1 号)
邮政编码:541002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民族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89×1194 1/32 印张:7.75 插页 8 字数 168000
1998 年 4 月第 1 版 199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平 1—7000 册
精 1—2000 册

ISBN 7-5407-2242-8/I·1384

定价: 平 14.00 元

精 19.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工厂调换

序 言

1996年11月，我们冒着寒风冷雨，从南宁的南昆铁路枢纽站工地出发，两次踏上了正在建设中的南昆铁路工地。

我们到南昆铁路建设工地去，是为了寻找历史和现实的接轨。

本世纪初，风雨飘摇中的清政府，在邮传部尚书徐世昌的奏请下，曾动议修筑一条横贯大西南的铁路。于是，一纸奏章，便成了南昆铁路的发端。孙中山领导革命党人，推翻了腐败的清政府。几年后，雄才大略的孙中山，在动乱的岁月里提出了他的《建国方略》。他在纸上为中国的现代化勾勒了一幅诱人的蓝图，他勾画了一条穿越千山万壑的西南铁路大动脉——也就是当年徐世昌的奏章中提到过的那条铁路。然而，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在孙中山勾画的西南铁路大动脉的千山万壑中，仍然是马帮出没的世界，夜郎国封闭的羊肠古道，与夕阳相映而没。

在南昆铁路穿越的百色山城，70年前是个非常封闭落后的

少数民族聚居的小镇，那里是云南、贵州鸦片烟贩运的孔道。军阀割据，土匪横行，人民生活牛马不如。1929年，年仅25岁的邓小平，在这里发动了震惊世界的百色起义，建立了左右江革命根据地，创立了红七、红八军。在百色城里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军部旧址的陈列馆里，当我们看到那些起义者们使用过的大刀、长矛、土枪、土炮时，不由得为他们创造历史的勇气而肃然起敬。在南昆铁路的各个攻坚战中，我们又看到了这种大无畏的精神。特别是现在看到南昆铁路穿过的那些昔日的穷山僻壤，如今变得富裕了的一个个少数民族山寨，我们的耳畔那1929年百色起义的枪炮声迅速变成了南昆铁路上百色火车站的机车轰鸣声。共产党领导人民翻身解放的历史，是那么生动鲜活地展现在我们眼前。

1997年3月18日，当国务院总理李鹏在百色庄严宣布南昆铁路东段和西段接轨、全线铺通之时，我们突然发现那就是我们要寻找的历史和现实的接轨。在锣鼓和鞭炮声中，我们好像看到，老态龙钟的徐世昌，雄才大略的孙中山，不屈不挠的邓小平，他们踏着历史的风烟，一齐从南昆铁路上奔来……

我们终于做完了我们想做的事情，把一部历史与现实接轨的报告文学送到了读者面前。

本书使用的图片，大部分是由建设单位提供的，来不及查询作者，因此无法署名。请作者见书后直接与出版社联系，敬希见谅。

本书由桂林文学院组织创作并提供采访写作经费，漓江出版社作为重点图书出版。

本书在采访和创作中，得到广西区党委宣传部、桂林市委宣传部以及南昆铁路广大建设者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在此，我们表

示衷心的感谢!

作 者
1997 年 12 月

目 录

序言.....	(1)
---------	-------

引子.....	(1)
---------	-------

前奏曲——选线

悠长的古歌.....	(4)
两代人唱了 40 年的歌	(7)
长征的故事.....	(14)
追求 3000 万吨	(20)

第一乐章 东线进行曲

灾难突然袭来.....	(30)
进洞,开工!	(34)
“无论如何我也不能走!”	(39)
一首歌定终身.....	(45)
山神礼赞.....	(59)

炮神礼赞.....	(68)
女神礼赞.....	(85)
平林的孩子们.....	(94)
膨胀土地带的铁哥们.....	(102)
少帅.....	(109)

第二乐章 叩开死亡之门

思想者.....	(129)
死地.....	(133)
18号煤层	(139)
地应力.....	(155)

第三乐章 勇士之歌

泪洒二排坡.....	(173)
大地十字架.....	(176)
“敢死队”.....	(181)
铁人.....	(192)

第四乐章 接轨

尾声.....	(226)
---------	-------

引 子

有人把铁路比做两根琴弦。

南昆铁路是布设在祖国大西南崇山峻岭中的两根巨大琴弦，它全长 898 公里，东起广西壮族自治区首府南宁，沿着邓小平同志当年指挥红七军征战的足迹，一路西去，由右江河谷到达壮族聚居的百色，从百色溯乐里河继续西上，在八渡跨越南盘江，进入贵州省的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经兴义至威舍。在威舍分作两路：一路进入云南省，经罗平、师宗、宜良到达四季如春的昆明；另一路则由威舍北上，穿越莽莽苍苍的乌蒙山脉，跨过惊心动魄的马岭大峡谷，奔向贵州省的红果，到达“西南煤海”的中心。

南昆铁路，由东线、西线、北线三组巨大的“琴弦”构成，像三重奏中的小提琴、中提琴和大提琴所组成的一个完整和谐的特大型乐队，它们各按自己所担任的声部演奏同一乐曲。

南昆铁路，从清朝的宣统二年(1910 年)五月由邮传部尚书

徐世昌上奏皇帝动议修筑,到民国 7 年(1918 年)冬经孙中山先生在其著作《建国方略》中规划,再到公元 1990 年 12 月正式动工建设,经历了清朝、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 3 个朝代整整 80 年,这是一曲充满世纪风云的三重奏乐章。

南昆铁路,从海拔只有 80 米的南宁,逶迤西去,攀上海拔 2000 多米的云贵高原,高差超过 2000 米,其间经历了 8 次大的起伏。线路所经之处,山高谷深,地质情况异常复杂,地质上所有的“病害”应有尽有,其工程之艰巨浩大,堪称中国铁路之冠。而建设者们所定下的目标,则是一次建成电气化长大干线,要把南昆铁路作为中国铁路 20 世纪 90 年代的代表作,展示于世界之前列。因此,南昆铁路科技含量极高,它在科技上有许多项“中国之最”、“亚洲之最”、“世界之最”,被誉为“科技大动脉”。

南昆铁路所经之处,绝大部分为中国大西南的贫困地区,该地区在整体经济发展水平上,人均社会总产值、人均工农业总产值、人均国民收入等重要经济指标,均低于全国各大区域。按照人均国民收入排列,大西南目前尚有 4000 万左右的人口未解决温饱问题,或处于不稳定的温饱状态,绝对贫困人口居全国各地之首。因此,南昆铁路是当今中国最大的扶贫项目,被誉为“扶贫大动脉”。

南昆铁路,由威舍分成西、北两线后,它在云贵高原之上、在贫困闭塞的艰险山区之中,写下了一个巨大的“人”字。数万筑路大军,在长达 898 公里的战线上,日夜奋战,创造着不朽的业绩,造就了一批又一批跨世纪的人才。因此,南昆铁路又被誉为“人才大动脉”。

“科技大动脉”、“扶贫大动脉”、“人才大动脉”,共同组成了一部充满时代精神声震九霄的三重奏乐章。

南昆铁路这支高扬时代主旋律雄浑壮丽的三重奏乐曲，由铁道部中国铁路工程总公司和中国铁道建筑总公司所属之铁二局、铁五局、铁十一局、铁十六局、铁十七局、铁十八局、铁二十局、隧道局、电气化工程局及柳州铁路局、成都铁路局和桂、黔、滇三省(区)沿线各族人民共同演奏。指挥：铁道部南昆铁路建设指挥部。

铁道部第二勘测设计院的选线工程师们，历经两代人的艰苦奋斗，披荆斩棘，攀越危崖险谷，踏着夜郎国的羊肠古道，在马帮的单调铃声中，在毒蛇猛兽出没的深山老林，演奏了南昆铁路的前奏曲……

前奏曲——选线

悠长的古歌

南昆铁路选线，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

发源于云南省沾益县马雄山北麓的北盘江，古称牂柯江，沿江一带即因此而称牂柯国。后来夜郎国的大部分疆域，即属原先的牂柯国。牂柯人需要交流，他们选择了牂柯江，于是凿木为舟，航行于江上。到秦汉时，夜郎国的船只，已经从北盘江而南盘江，南盘江而红水河，红水河而珠江，一直驶到今天的广州去了。

是不是还出了海？司马迁在《史记》中可没有说，他只说了“夜郎……行船……远通番禺”。但是，夜郎人既然乘船到了广州，他们必然接触了大海或者知道了关于大海的许多事情，他们对大海无限向往，于是把“海”的概念，带回了云贵高原，于是高原上的人便把湖泊称为“海”或称为“海子”，如邛海、洱海、草

海，如贵州安龙的绿海子。

人们走路也往往傍河而行、沿江上下，于是，一双赤脚，在乱石与荆棘丛中，踏出了路。后来修公路，修铁路，往往也是傍河而行。

比如南昆铁路广西段，从南宁至百色，一直是溯右江河谷行进。过百色后，溯澄碧河上至百根，越分水岭后顺那媚河下至大琶，然后改溯乐里河上至板桃，通过米花岭隧道穿越分水岭九巍峨大山，下到南盘江，沿江行进不远，便在八渡跨南盘江，然后继续沿南盘江上行。基本上是沿河线。

这是向古人学来的。

贵州素称“地无三尺平”。贵州山高，山陡，你在这座山，我在那面坡，彼此可以说话或者山歌唱和，但是要想握握手，那可就难了，上坡下坡，起码得半天。如果谷底有河流阻隔，那就更麻烦了，这叫“望山跑死马”。

即使如此吧，我们的祖先仍然坚决地执着地燃烧着交流的欲望，他们用脚板在山野间踏出曲折盘旋的羊肠小道。到了秦代，正是依据着这些羊肠小道的指引，修建了五尺道。

中原的文化正是通过五尺道跟云贵高原的文化开始了规模空前的交流。

在大西南，汉武帝曾封了三个王：倭王、滇王和夜郎王。三枚王印，途经五尺道，送上了云贵高原。在今天贵州兴仁县交乐汉墓群，1987年出土了一套铜车马，马高110厘米，车轮直径76厘米，制作工艺精湛，与内地出土的铜车马如出一炉。也是在这个墓群中，还发掘出了“巨王侯印”、“巴郡守印”，还发掘出一棵“摇钱树”，那树的叶子全是一枚一枚的铜钱。

今日四川的宜宾和西昌，在唐代，已开辟了两条通向外部世

界的山路，穿越万水千山，汇合于大理，然后过永平，到保山，从保山又分两路出国境，到达缅甸，再入印度，奔向印度洋。

这是又一条丝绸之路，又一条出海通道。

先民们的追求与奋斗，可歌可泣。

汪识义在为南昆铁路选线的过程中，跋涉于莽莽群山之中，常常会踏上秦汉时代的五尺道。

五尺道或由石板铺成，或依岩石凿就。

石板与岩石，都被磨得光溜溜的，如一面面石镜，映照出我们祖先的面影，映照出这古道上曾经有过的繁荣。

石板上，留下一串串马蹄踏出的石窝，那是千百年来马帮写山野中的日记。

石板上，还有一串串比马蹄窝小得多的石眼儿。汪识义每每看到这些石眼，不知为什么总感到沉重，异常的沉重。他猜不透那些石眼是怎样形成的，是干什么用的，他百思而不得其解。

有一天，碰上一个拉焦炭的汽车司机，司机抱怨公路太烂、太险，他发牢骚说：“连山里的老百姓都笑话我们。有一个老头儿，背着东西上山，我好心好意地问他：‘老人家，你背那么重，要什么时候才能上到山顶啊？’你猜那老头儿怎么说？他扬一扬手中的棍子，说：‘小伙子啊，你那四个轮子，还赶不上我手里的这根棍子呢，不信你试试看，看咱们两个谁先到。’果然，等我开车爬到山顶，他老人家已经坐在路边抽烟歇气了！”

汪识义恍然大悟：对了，棍子！

云贵高原自古以来，运输一靠马驮，二靠人背。背东西的人，手里都拄根木棍。行走时，借木棍之力；休息时，则常常把木棍立于身后，顶住背篓的底部，让木棍支撑所背之物的重量，休息自己的肩、腿和腰。

汪识义明白了，那五尺道上的石眼，就是这木棍戳出来的啊！

明白了，心情反而更加沉重了。

从此之后，不管是在崇山峻岭中跋涉，还是在林莽中穿行，不管是坐在微机前，还是俯身在图纸上，他总觉得身前身后，四面八方，都有那一只一只、一串一串的石眼在注视着自己。

那是先辈们的眼睛。

那是历史的眼睛。

历史选择了我们。

历史也在审视着我们。

两代人唱了 40 年的歌

历史选择了铁道部第二勘测设计院。

南昆铁路的勘测设计，是铁二院两代工程技术人员从 50 年代到 90 年代，唱了 40 年的一支主题歌。

单说汪识义吧，他在南昆线就干了 17 年，他从一个普通的技术人员干到高级工程师，直至南昆铁路总体设计负责人；他从年富力强的 45 岁，干到应该退休的 62 岁。

他还在干。

在云贵高原上，他看到了 50 年代修建的路基，路基上荒草丛生，不胜凄凉。

在云贵高原上他访问农民收集资料，农民听说南昆铁路要重新上马了，欣喜万分，他们捧出一抱木桩给汪识义看。他们带着汪识义走上 50 年代设计的线路，他们把那些木桩一根一根插进土地上现成的坑眼里。

木桩连成了线路，桩号一个不错。

老乡们告诉汪识义：当年，修路的人打下了这些木桩，临走时告诉我们，这些桩子很重要，修铁路全靠它指引呢，请你们保护好。

修路人走了。

一天，两天。

一个月，两个月。

桩子静静地站立在山坡上。

老百姓不放心了，于是他们把那些很重要的木桩一根根拔起来，集中起来，锁进大木柜里。

第二天天亮了，从木柜里捧出来，又插到山坡上去。

天黑了，收回来。

天亮了，再插出去。

收回来，插出去，木桩像一个个山里人，伫立在山地上，望着远方，盼望着修铁路的人。

望眼欲穿，望了 30 多年。

山里人紧紧地抓住汪识义的手，说：可把你们盼来了。这一回，南昆铁路真的要上马了吧。

汪识义看着那些年代久远的木桩，热泪盈眶。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老乡们收了插，插了收，捧过来，抱过去。那些木桩，已经变得光溜溜的了，像是被精心地打磨抛光之后，又上了油。

汪识义是四川人，是大西南的儿子。他在云贵高原上跋涉，直面母亲的贫困，那贫困令他震颤。

在米花岭，他们一行三十几个人，到老乡家投宿。老乡家穷啊，穷得连稻草和木板都拿不出来，只好让客人睡在冰凉的地

上。

这一夜，月黑风高，寒风摇曳着房前屋后的树林，老乡家的房子四壁透风。仰望苍茫的夜空，他实在想不明白：都 90 年代了，这里的老百姓，怎么还这么穷？

第二天，在行进中，他的左腿胫骨被尖利的石头划伤，血流不止。勘测队自己带了些应急的药品，简单地包扎之后，又上路了。晚上在乡村卫生院，缝了 7 针。这个时候，数万筑路大军正从全国各地向南昆线上集结，大战即将开始，施工队伍急需图纸。他谢绝同志们的劝告，不去住院，坚持工作，用 3 天时间，翻过 8 座高山，涉过 10 条溪沟，终于完成了 34 公里线路的踏勘任务。下得山来，他左腿的伤口外面已经结疤，里面却灌了脓，周围肿得发亮。医生用了半天的时间，才把脓血清理干净。有人说他是在玩命，他心里却得到了暂时的平衡，因为这一次的跋涉，优化了设计方案，直接的结果是可以节约工程款近 3000 万元。

冬天，在云南黄泥河踏勘，汪识义他们请一位老人带路。老人其实年龄并不很大，也就是 50 多岁，但容貌却苍老得让人心酸。老人一家 6 口人，住在两间不蔽风雨的危房里，数九寒天，老人出门，脚上没有袜子，身上衣衫单薄。带路 3 天，给了他 30 元钱，老人接过钱，流下了眼泪，说：“我从来没拿过这么多钱啊！”

汪识义当夜再一次失眠了。

他想，我们大西南，好山好水，本不该这么穷啊。

然而贫困扑面而来，让你无法回避。

贵州是全国最穷的省份之一。

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是贵州省最穷的地区之一。但